

打賭集

汝龍澤



打 賭 集

著 夫訶契·東安

譯 龍 汝

新譯文叢刊

書號 806

打 賭 集

進口紙本定價八角八分

著 者 [俄] 契 訶 夫
譯 者 汝 龍
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印 刷 者 奎 記 印 刷 所
(上海新開路 920 弄 26 號)

經 售 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 762×1067 1/28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 一 版

印張: 8 3/7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字數: 112,000

1——5500

關於契訶夫的幾句話

奧爾迦·克尼碧爾

我所認識的契訶夫是在一生中最後六年裏的契訶夫——身體越來越弱，精神却越來越強，明知自己的身體由於『上帝把桿狀細菌放進我身體裏來了』而日漸衰弱，可是他對病體採取了一種非常樸素、聰明、美麗的態度。

那六年生活留給我的印象是動盪不安，東奔西跑，如同海洋上的海鷗一樣，不知道停在哪儿才好；他父親去世，梅里赫沃^①出售，他的著作賣給瑪爾克斯，在雅爾達附近買下土地，修造房屋，開闢花園，同時又強烈的思念莫斯科，思念那邊的新興的、新奇的戲劇運動，不斷的在

① 根據 Letters of Anton Pavlovich Tchekhov to Olga Leonardovna Knipper (Chatto & Windus, London, 一九二六年) 卷首的英譯文譯成，英譯者是 Constance Garnett。作者是契訶夫夫人——中譯者。

莫斯科和雅爾達之間奔波（在他看來，雅爾達已經像是監獄了），結婚，極力想在他十分喜愛的莫斯科附近找一塊土地，他的夢想總算實現了一部分（得到醫生許可，可以在俄羅斯中部度過冬天），渴望沿着北方河流旅行，到索洛夫基去，到瑞典和挪威去，到瑞士去，臨死以前在巴登維勒黑樹林裏生出最後一個夢想，希望取道意大利回到俄羅斯去（意大利的繽紛的彩色、活躍的生活，尤其是音樂和花卉，吸引了他）——所有那些紛擾、那些夢想，到一九〇四年七月二日，都在他的一句話裏結束了：“Ich sterbe.”^②

這六年當中他的內心生活非常充實、豐富、有趣、複雜，因此身體的瓦解和不舒適反倒不在心上了。我們找房的運氣很不好，消磨暑假的運氣也不好——例如在一九〇二年，由於我害病，契訶夫不得不放棄他所希望的旅行，只沿着伏爾加河用半個月的工夫旅行到彼爾木爲止，這個暑假的其餘日子不得不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莊園上度過，那一家人正好出國去了，承他們好心，租給我們一幢小房子；一九〇三年我們本來決定到瑞士去，可是莫斯科的炎熱使他不願意去坐悶熱的火車旅行，我們就愉快的坐着馬車到茲維尼果羅德和新耶路

② 地名，離莫斯科不遠，原是契訶夫買下來住家和養病的地點。——中譯者。
③ 德語：我就要死了。——中譯者。

撒冷修道院去，在亞孔契科夫的可愛的莊園上住了一陣，就回到雅爾達去了。

生活已經耗盡他的體力，可是他的精神並不消滅，天才也不衰退。在那幾年中他寫下了在峽谷裏、三姊妹、主教、新娘、櫻桃園等。

我們初次見面是在一八九八年。在九月九日那天契訶夫來參觀莫斯科藝術劇院排演海鷗，那是最初幾次排演中的一次。我們演員們跟我們熱愛的作家初次會面的時候，那份熱烈興奮是難於形容的，我們深深感到了他的爲人的非常微妙的魔力，他的樸素，他在所謂「教誨和指導」方面的無能。我們不知道跟他說甚麼好，也不知道怎樣稱呼他好……他瞧着我們，時而微笑，時而十分莊重，帶着點忸怩，搔着鬍子，夾上他的夾鼻眼鏡。我們本來以爲作家一到，海鷗的表演的神密就可以揭開了，不料他對有些問題，簡直不知道該怎樣回答。

人家一問他，他就用奇怪的出乎意外的方式回答，彷彿總有點不貼題似的；我們不知道該怎樣對待他講的那些話才好——把它們看做玩笑呢，還是認真的接受下來。不過這只是一開頭的情形，人只要想一想，就馬上覺得這句彷彿無關大體的話鑽進了人的腦子和心；劇中人物的整個本質好像從一根肉眼看不見的綫索上生長起來了。

比方說，有人問他該怎樣扮演某個人物，「盡您的力量去演好了，」契訶夫回答。又有一

個人請他說明海鷗裏的作家的性格，回答是：「哪，他穿花格褲子。」我們過了很久才習慣作者對我們講話的那種方式。

第二回我看見安東·巴甫羅維奇是在他到隱士飯店來看我們排演沙皇菲奧朵爾的時候，那戲是我們打算在那一季上演的。傍晚，我們在一個還沒有造好的、沒有地板的、又冷又潮的房子裏排演，把蠟燭頭插在酒瓶上算是燈火，演員們穿着大衣。我們排演的是舒伊斯基和高杜諾夫的和解場面；在寒冷、潮濕、黑暗的空場上，既沒有牆壁，也看不見天花板，到處瀰漫着巨大的陰森的、蠕動的陰影，這時候聽着我們自己的聲音響起來，那光景是動人的，使人興奮的……想到在空蕩蕩的、黑暗的池座裏，我們的「靈魂」，我們熱愛的人，坐在那兒聽我們表演，我們都暗自高興。

第二天，在潮濕的、多雨的天氣裏，安東·巴甫羅維奇動身到南方，到溫暖地帶去了。

冬天，我們上演了海鷗，得到巨大的成功；到一八九九年春天，作者又來莫斯科，我們就單為作者演了這齣戲。那是一個愉快的、美妙的春天，充滿動人的經驗——我們的新劇院的創立（跟別的劇團大不相同），我們在第一個季節裏的成就，各次演出的成功和失敗，我們的

非同尋常的團結，每次公演前我們都會感到的不安和激動。出乎意外，海鷗得到大大的成功，我們高興的感到我們有了我們自己的作家，我們都溫柔的愛他——所有這些，都使我們充滿歡喜和熱情。有一羣參加海鷗演出的演員就跟安東·巴甫羅維奇照了一個相，讓他坐在中央，裝出在給他們唸劇本的樣子。人們已經在談論說，是下一季就要演萬尼亞舅舅了。

那年春天我跟契訶夫熟得多了，而且立刻喜歡他家裏的整個氣氛了。我是在前一年冬天認識他妹妹的。我還記得有一回海鷗上演，維希涅夫斯基領她到我的化裝室裏來。那年春天我跟契訶夫一家人在他們的小小莊園梅里赫沃住了三天，那兒的一切使我完全入了迷：那所正房，契訶夫在裏面寫海鷗的那個小屋，那花園，養着鯉魚的池塘，開了花的菓樹，小牛和鴨子，沿小路散步的鄉村女教師和男教師（我想像得到：那一定是瑪霞①和梅德維簡科在散步）。我喜愛那種和藹、親切、舒適、雋永有趣的談話……

等到戲劇的季節過去以後，我就到高加索去度假期，我的哥哥和他的家人正在那裏消夏。我們最初的信札就是在那時候開始的。在離開莫斯科以前，我答應從高加索轉到克里木去，當時契訶夫正在那邊買下一塊地，蓋房子。我們在信上約定七月二十日在納沃羅西斯克

的輪船上相會，同路到雅爾達去，我住在跟我一家人都親密的司列丁家，他住在海邊的瑪麗諾旅館裏。他每天到奧特卡去監工造房子，吃不到好飯食，因為他根本沒想着吃東西。他累得很。儘管司列丁和我想出各種藉口請他來，想讓他好好吃一頓飯，可是我們很難成功。安東·巴甫羅維奇不愛拜客，也不願在別人家裏吃飯，雖然他很喜歡司列丁一家人。司列丁家素來不拘形跡，殷勤好客，所有音樂界、藝術界、文學界的人都跟他家有來往，例如高爾基、納伊焦諾夫、阿連斯基、瓦斯涅佐夫、葉爾莫洛娃等。

契訶夫買來蓋房子的地方離海洋、碼頭、城市都很遠，除了有幾棵梨樹以外，是名符其實的荒地。

可是經過他的努力，由於他對地上生長出來的一切東西的熱愛，那片荒地漸漸變成了優美茂盛、豐富多彩的花園了。

他親自坐着馬車去監工造房子，看房子漸漸造起來。在城裏，人們常可以看見他在靠海的西納尼書店裏。他很喜歡伊薩克·阿卜拉莫維奇·西納尼和他的家人。這個書店老闆對契訶夫有特別的好感，差不多帶着敬意幫他交涉買地，監工，出主意；遇到契訶夫有甚麼事請託他，他總是帶着動人的爽快去辦。

書店附近有一排凳子，所有到雅爾達來的名流都在那兒相聚，坐下談天：文學家啦、歌唱家啦、藝術家啦、音樂家啦……書店裏有一個本子，所有的名流都在那上面簽過名（西納尼因為所有的名人都上這兒來過而得意）；在書店裏，或者在那排凳子那兒，人可以得到一切消息：從外面的大世界直到這小小的雅爾達，甚麼消息都有。不知甚麼緣故，人們被那排白得耀眼、浴着陽光的海灘吸引着，總想上那兒去呼吸溫暖清香的海上空氣，眯起眼睛眺望一番，對藍閃閃的海水微笑一下；人們也總喜歡跟書店老闆打個招呼，跟他談上幾句，看看書架，有沒有新到的書，打聽一下有沒有新人來，聽一聽無傷大雅的閒話。

到八月，契訶夫和我一同到莫斯科去，坐着馬車一直走到巴赫契薩雷，越過阿伊—彼得里山……坐着安了柔軟彈簧的馬車，呼吸着充滿松樹清香的空氣，用可愛而有趣的「契訶夫氣派」閒談一陣，當南方的太陽逞威，晒得人昏頭昏腦的時候，索性打一個盹，那是很愉快的。……坐着馬車走過充滿特別的妖媚和魔力的考斯山谷，也是很愉快的。……

大路離縣立醫院不很遠。門廊上站着一羣人，死命向我們搖手，好像在向我們嚷叫似的。……我們只顧談話，聽憑馬車走過去了；我們固然也瞧了一眼，也看見那些人在搖手，可是再也沒有想到那會跟我們有關係，還以為那些人是瘋子呢。事後才知道那些人不是瘋子，原來

是一夥我們認得的雅爾達的醫生，當時在醫院裏會診，極力叫我們停住車……這件事就成了不斷的流傳和訕笑的趣事了。

安東·巴甫羅維奇在莫斯科沒有住很久，到八月底就回雅爾達了。從九月三日起我們開始通信，一直繼續到一九〇〇年藝術劇院決意到克里木去演海鷗、萬尼亞舅舅、霍普特曼的孤獨生活、伊卜生的海達·格勃勒為止。

我跟契訶夫的妹妹一塊兒在聖週^①到達那裏。那年夏天還在修建中的這所新房子，現在是多麼舒適、多麼溫暖啊……一切東西，就連頂小的東西也在內，都使我感覺興趣；安東·巴甫羅維奇喜歡走來走去，領人看各種東西，還講到目前雖然沒有、將來却會有的種種東西；他對花園和菓樹的栽培特別熱心……

由妹妹瑪麗亞·巴甫羅芙娜幫忙，他畫了一個花園的草圖，記下甚麼地方該種樹，甚麼地方該擺椅子，向俄羅斯全國各地訂購樹木和灌木，用梨樹和蘋果樹排成圍牆，結果他的桃子、杏子、櫻桃、蘋果、梨子都大大的豐收了。他帶着溫柔的關切照料一棵使他聯想到俄羅斯北

① 基督教復活節的前一個禮拜——中譯者。

部的樺樹，他給不攀附在物體上的薔薇剪枝子，很喜歡它們，他還在自己所喜愛的一把椅子旁邊種了一棵有加利樹。可是不幸，有加利樹和樺樹都沒有長好：有一回起了風暴，一陣風來吹斷了那棵樺樹的脆弱的樹幹；當然，這種樹在陌生的土壤上不能發展天然的力量和抵抗的力量。林蔭路兩旁的金合歡卻長得快，快到不能叫人相信，它們長得高大而柔軟，可是小風一來，它們好像胆怯了，垂下了頭，過後却又挺直了身體，它們的動作顯得神祕、慌張、哀傷……契訶夫從他書房的法國式大窗子裏永遠可以看見它們……另外還有日本樹，樹頂宏大，長着紅葉的李子樹，高大的紅醋栗樹，葡萄藤，扁桃樹，金字塔式的白楊樹——所有這些，在契訶夫的關心照料下，都長得好，長得特別快。唯一的困難是經常缺水，直到奧特卡和雅爾達聯上，通了水管，才算解決。

早晨，安東·巴甫羅維奇通常總是坐在花園裏，帶着他的侍從：兩條雜種狗，牠們原是野狗，多承契訶夫的好意，很快就把這裏看做了家，此外還有兩隻仙鶴。那兩隻仙鶴剪短了翅膀，總是跟着人走，却又不准人碰牠們。牠們跟着門人兼園丁阿爾謝尼特別要好，他一出門，牠們就垂頭喪氣。這所房子裏的人只要聽見那兩隻灰色的鳥尖叫起來，看見牠們踩着像是華爾茲一樣的古怪舞步表示高興，就準知道阿爾謝尼從城裏回來了。

當時高爾基也住在雅爾達，他的名望一天天高起來，增長得跟烟火那麼猛，那麼燦爛。他常來探望契訶夫，給我們講他的流浪生活，講得十分迷人而且生動。他本人和他對我們所講的一切，都那麼新奇別致，我們往往坐在書房裏一聲不響的聽下去，聽下去。

那個聖週（我的假期）在那安靜舒適的環境裏很快就過去了；我得趕到塞瓦斯托波爾去，當時藝術劇院就在那兒。我記得在經歷了契訶夫一家人的溫暖和親切以後，獨自住在旅館房間裏，況且又是在復活節傍晚，我感到多麼寂寞啊……可是我們得馬上工作起來；安東·巴甫羅維奇來了，生活重又熱鬧起來……那就像過春節一樣。

我們到雅爾達去了；在那兒，歡樂的氣象越發燦爛，我們幾乎給許許多的花悶死了。……這種歡樂的頂峯是好客的達達里，諾娃太太的盛大宴會，她對我們這年青的劇院感到濃厚的興趣，對創辦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青柯不知該說甚麼樣的仰慕的話好了。男女演員常到契訶夫家去，在那兒吃飯，到花園裏去溜躑，或者坐在他那安適的書房裏——安東·巴甫羅維奇多麼高興啊！他十分喜愛充滿歡笑和活動的生活，當時我們正是充滿希望與致勃勃，非常快活！

我捨不得離開南方，太陽，契訶夫，歡樂的氣氛……可是我得回莫斯科去排戲。不久，安

東·巴甫羅維奇也到莫斯科來了；雅爾達，在我們這個劇團把生氣和活躍帶給它以後，現在使他覺得空空洞洞了，可是在莫斯科他的身體又受不住，很快就回南方去了。

五月末，我跟母親一塊兒到高加索去。在梯夫里斯——巴統的火車上當我碰見正在到巴統去的契訶夫、高爾基、瓦斯涅佐夫、阿列興醫生的時候，我是多麼意外，多麼高興！我們一塊兒旅行了六個小時，到米哈益洛沃火車站我就跟母親下去換車了。

七月間，我住在雅爾達契訶夫家裏。

到八月底我告辭，回莫斯科以後，我們的通信重又開始，直到十月二十三日安東·巴甫羅維奇帶着劇本三姊妹來到莫斯科爲止。十二月中，他到尼斯^①去了，在那邊住了三個月。在這段時期裏他很關心三姊妹排演的進展情形。

在莫斯科他看過死者復生的演出；契訶夫對伊卜生的作品採取一種苛刻的、譏誚的態度——他認爲那些作品頭緒紛繁，矯揉造做，書生氣太重。他也相當反對我們上演奧斯特羅夫斯基的白雪公主；他說我們現在還不該演這種戲，應該只限於演孤獨生活那類的戲。四月初，我到雅爾達去做了短時期的盤桓。

① 法國的一個療養地。——中譯者。

五月中安東·巴甫羅維奇來到莫斯科。五月二十二日我們結婚；沿着伏爾加、卡瑪、白河，到了烏發，那兒離阿胡奧諾沃療養地只差六個鐘頭的火車行程。半路上，我們在尼日尼—諾符果羅德停下來，拜訪高爾基，當時高爾基被警察嚴禁離開那個城。聽從索爾高波洛夫醫生的勸告，我們在卡瑪河的一個名叫『醉市』的碼頭上改乘另一條輪船——這件事做錯了；我們得等二十四小時，睡在離碼頭有幾哩遠的一個農民草屋裏的地板上；而且我們不能睡着，因為到烏發去的輪船說不定甚麼時候來。夜裏，清早，我好幾回出去等輪船。那個遠離一切文明的夜晚，那個充滿沉靜的莊重、神祕的美麗、深遠的意義的莊嚴恬靜的夜晚，以及平靜的黎明，給安東·巴甫羅維奇留下了巨大的印象；在他寫下雜威的札記裏，就提到了『醉市』。

在阿胡奧諾沃，契訶夫很喜歡當地的風景，下午六點鐘以後草原上的長影、畜羣裏的馬嘶，他喜歡花，喜歡焦瑪河（這條河是阿克薩科夫的讀者所熟悉的），有一回我們還到那條河上去釣過魚。療養院座落在一個美麗的橡樹林裏，可是設備簡陋，他在那兒住得不會舒適。我們爲了買枕頭，甚至不得不到烏發去。安東·巴甫羅維奇起初覺得馬奶酒好喝，可是不久就喝膩了；我們沒有住滿六個禮拜，就取道薩瑪拉，沿着伏爾加河到察里津，再到諾沃羅西斯克，最後回到雅爾達。

從那時候起，他的生活就在莫斯科和雅爾達兩個地方分着度過，我們不斷的分離，又不斷的在莫斯科的庫爾斯克車站，在塞瓦斯托波爾見面。他不能不住在雅爾達，可是他的心嚮往莫斯科。他要更接近生活一些，好觀察它，感覺它，捲到它裏面去；他一心想見到人們，因為雖然他們的談吐有時候會使得他厭倦，可是沒有他們，他又沒法生活，凡是來看他的人，他總不忍心拒絕不見。

在雅爾達，起初吸引他的是他的房屋的建築、花園的培植、生活環境的佈置，後來他就住慣那地方了，不過還是管它叫做『溫暖的西伯利亞』。他老是想到莫斯科去，想跟劇院接近一點，想跟演員們在一塊兒，想看他們排演，跟他們說笑，看他們公演；他喜歡在彼得羅甫卡和庫茲尼茨基散步，觀看商店和人羣。可是等到莫斯科的生活正好到了一年當中的高潮的時候，他却不能不離開它，走了。直到一九〇三年，醫生才准許他在莫斯科過冬，他看到真正的莫斯科冬天和雪，親自來看排演，他是多麼喜歡和高興啊！他穿着新的皮大衣，戴着獺皮帽，却快活得跟小孩子一樣！

那年冬天我們在莫斯科附近找一塊土地和一所小房子，好讓他在以後的冬天也可以在他所喜歡的莫斯科附近度過（誰也沒想到他的結局已經很近了）。二月裏，有一天，天氣

晴和，我們到察里津去看一所出售的小房子和花園。要麼因為我們錯過了火車，要麼因為根本就沒有火車，總之，我們得坐馬車回莫斯科，行程有二十哩路光景。儘管天氣嚴寒，安東·巴甫羅維奇却非常痛快的瞧着在陽光下發亮的白色平原，聽着雪橇的滑板壓着堅硬的、已經踩平的雪地時候發出的響聲。彷彿命運在照應他，決定在他最後的歲月中把他最珍重的喜悅賜給他：莫斯科、冬天、櫻桃園的公演，他十分喜愛的人們……

櫻桃園的公演可以說是又困難又痛苦的。演出者和作者彼此不能了解，不能同意。

櫻桃園第一次公演，契訶夫的朋友們和別的文學家藉這機會對契訶夫做了盛大的慶祝。這樣的事是他所厭倦的；他不喜歡公開的儀式，甚至拒絕出席。他很關心櫻桃園的演出，可是直到第三幕上場才來，而且是我們派人去請他來的。

海鷗的初次公演是劇院的勝利，他的最後一個戲的初次公演也是一個勝利，可是這兩個勝利是多麼不同！空氣裏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有一種不祥的兆頭。也許是因為有後來發生的事才會有這種看法吧，我不知道；不過講到在一月十七日的傍晚並沒有暢快的歡樂，那却是實在的。契訶夫對那些爲他而發表的演說很嚴肅、很注意的聽着，可是他不時用他所獨有的那種動作把頭往後一揚，彷彿他在冷眼旁觀這些事，他自己並沒有參加似的；他的臉現出